

永樂大典

卷三千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〇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九真

人

為己為人

論語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四書大義

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為己無所

輕浮淺露程氏遺書有人治園圃係知力甚勞先生曰盡之象君子以振

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

能無悶知捨而不知用失時而不能無害為己之學多而後能為人為

之學多必未能為己為己非著書求工於文字語言為人非致治求密於

制度條章急於事功者忘身急於情性者忘人為己者出猶可為治為人

者終身不知所以為德者保氣者壽養神者無性而不自明神氣相宜而

萬化舉敬齋先生泛說世之人未嘗不自為也然為己者常少而為人者

恒多為己少而為人多茲非見之外者重而得之內者輕乎在人者當輕

而反重在己者當重而反為輕如是為者居一國而恒一國徇居一天下

而恒一天下徇吾身眇然以一國一天下徇其自為也亦勞矣未始庵訓

索絕句為己為人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為人機心隨身止門常

閉課罷苔封候夕暉辛勤盡作求聞計活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為

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勞己為人資治通鑑梁本紀武帝曰朕三更出治

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為誰之咎枚物故也啾緊為人紫陽宗論孟之言平易

雖以子思周子契繁為人持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

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辯而為行之

率獸

婦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食人

酒殺人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酹酒社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呂

安德奔

喜怒殺人

歐陽脩五代史後唐李嚴傳。初嚴與孟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僕。嚴嘗有過。莊宗

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謀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

誓

不殺人

魏泰東軒筆錄。太祖聖性至信。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侍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平民

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待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其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策發。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仲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

無辜殺人

宋史李濟傳。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三年。濟被舉也。有軍校尹勳。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

斬隊長陳珪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則其左耳。濟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濟曰。公文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濟憤然

永樂大典卷三千

四

曰。人孰無死。但我為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

報讎殺人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

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御縣民甄安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遣之。

不妄殺人

鐵圍山叢談。太宗始嗣位。

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筆下諸肆有為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主人避謝。久不得解。即有數十百眾。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迺赦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連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辭并刀上。太

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則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給奴

殺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四年九月丁卯。密州大姓王漸。私釀酒。隣人性捕之。解給奴。曰。此盜也。使盡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

法。而解獨不死。大理寺詳斷官鄭人符。皆當解。及奴皆大磔。宰相陳克佐。右漸知審刑院。宋郊力爭。卒抵解死。克佐不悅。

必能

殺人

宋史章惇傳惇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墜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若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奏殺人

法苑珠林唐戴天肯見夢於沈俗曰吾生時候奏殺人死後他人煞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

呪詛殺人

宋史梁通傳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呪詛殺人獄具以無傷獄通駭曰殺人以月

或可拒而詛可拒乎
尤甚於刃也幸論死

魚卵殺人

江少虞類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

花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醫其肉雜藺蒿荻茅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鱗魚百五斜紋色如虹或云與蛇為托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啗其肉必致嘔洩

芙蓉花根殺人

雲麓漫抄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
太白云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已言之矣

點人

張師正倦遊雜錄
晉法姑始亡點兩

永樂大典卷三千

五

眼再亡點兩頰三亡點眼下

解人

有官應鑑昭宗討李克用以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會戰克用伏兵

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鉤解之其齒不行揆謂曰死狗怒解人當束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嘗登不絕至死

其無人

易豐卦上六閑其無人三歲不覿出注
曰無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無謂秦

無人

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月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趙會在秦貴季在狄難日至矣乃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復士會之足於朝秦人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子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何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注士會既歸無謂秦無人知壽餘之詳吾謀通不用也既濟魏人諒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鄭氏諱秦無

國無人

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則境内之衆盡力以奉
其主首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

今謂不相有也

勇力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事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齊非無人

分門故事晏子使楚。晏子辯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僕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一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晏最不肖。故使楚耳。

坐無人

世說新語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方出不許。乘迴風。方載雲。鶴。非世。月。司。今。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旁若無人

鄭氏譚精旁若無人。謂傲也。前秦載記王猛詣桓溫。而談當世事。捫鼻而言。旁若無人。新唐書文藝傳李

白自長安還。上。遂。洋。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資。治。通。鑑。後。晉。紀。張。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濟。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

永樂大典卷三千

六

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獨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濟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濟曰：舍人今日懼乎。濟曰：濟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

年之懼也。辭使高祖用濟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濟引滿而去。旁若無人。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披褐。與老嫗貨菜於市。獲錢則市鮮。左右無人。辛父房唐才子傳。帝勵精政事。任對飲。旁若無人。處可機密。率與上意合。欲相者三

左右無人

辛父房唐才子傳。帝勵精政事。任對飲。旁若無人。處可機密。率與上意合。欲相者三

四讓不敢當。僮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忌之。乃得偶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面折如無人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弘農威王堯。遂奉威王弟隆。憲稱淮南。留後。東南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詰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張顛。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理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問喘無

人。太和志。李家明世爲太和人。有才學。解滑稽。善諷諫。南唐嗣主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然。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竊。賊。靴。敲。角。又。彼。田。單。火。燎。身。問。背。斜。陽。倚。枯。草。近。來。問。喘。火。無。人。時。宰相。皆。慚。

中國無人

呂中宋綱大事記。靖。康。元。年。遣。使。分。督。援。

兵於西陲雖不犯京師治京城守兵四月粗畢抵城下初金人取小舟於河凡五日騎兵方絕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十人守河我豈初及哉粘罕指隆德府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人言都汴無險可守不知隨地皆有險也宣和之臣徒知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靖康之臣徒知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起無人之嘆也

海東有人

魏書東沃沮傳毋立儉討句麗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遙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

集賢有人

新唐書蔣義傳義轉司勳員外郎兼史任會詔問紳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復時集賢學士甚哀志亡以對乃訪義義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均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

朝廷有人

宋名臣言行錄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獻榮之宋名臣言行錄趙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真宗問王旦旦請教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南朝有人

永樂大典卷三千

七

宋史張斌傳斌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時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斌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矣

聖門有人

宋史張斌傳斌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斌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中國有人

宋史趙鼎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卿既為朕基命佞寇密勿廟筭齋夷心辭知中國有人矣袁起若東塘集謝舉自代啓天子信儒生之可用宋史趙鼎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卿既為朕基命佞寇密勿廟筭齋夷心辭知中國有人矣袁起若東塘集謝舉自代啓天子信儒生之可用

夢內中有人

晉書索紉傳宋稱夢內中靜言過聽無所酬恩有一人著赤衣稱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

夢井中有人

宋史黃幹傳幹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約和川獄獄故以疑未悉除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因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庭樹有人太平廣記丞相黃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庭樹有人

庭有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實坐堂上。清曰。庭樹上有合。恐驚。請謹避之。實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乃下塔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曰。宰相公無怪。實曰。某整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脩私廟。今且輟贈可矣。樹上人拜謝。實答之如禮。

井下有人

酉陽雜俎開成未。永興百姓王

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鷄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常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

獸中有人

宋黃庭堅豫章集麟趾贊。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相位

乏人

國老談苑。范質。寢疾既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時不乏

人

鐵圍山叢談。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日張膽。直道而行。半要作匪

情。詭行。以王莽日事。估吊。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

永樂大典卷三十

八

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嘆。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瓏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

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嘔。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以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殍可傷哉。書此

俾世知時不之人。

求逞於人

左傳昭四年。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求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

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貌異於人

北史強練。傳練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敬。况

莫之能測。意有所說。逢人輒言。若不欲言。縱若所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佛寺。好行人家。兼造玉公。即第所至

人皆敬信之時。柱國侯伏龍。恩深。被委任。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妾媵。并奴婢。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練曰。汝等一例

人耳。何有貴賤。遂過。就坐。

推鬼於人

文中子中說。子曰。大哉。周公之心也。推鬼於天。其事

而遠之乎。故以祀禮。接焉。推鬼於人。其引而敬之乎。故以祭禮。接焉。

不假手於人

江少虞類苑。真宗西祀。四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〇

召臣僚赴後苑宣宗御製大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因辛酉年記西宮內東門彈丸壁記皆御製也天謂進臣曰雖不至精德盡是朕親撰不做於人此語蓋指在楊
飲啗異於人 歐陽文忠公集張僕射書 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

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寺院風藥黑神凡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廚史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視之乃胡餅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益滿桶郡人嗟嗚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蔥頭一莖而食一有之乎此亦異於常
稱匪其人 書周官稱匪其人惟爾 不任其非其人

人 子家子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要思索如何是其人
文 只如陸宣公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如何是所學

如其人 宋蘇頌集子瞻評歐文以為其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人深不顧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王

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
書似其人 宋范石湖大全集跋司馬 溫公陪世傳字書似其為

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款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况於
詩如其人 元程雪樓集蔣君墓誌公暇則過余先 君所或與時之賢士大夫游林觴流行

為詩自遣詩
幽冥中負此人 世說新語王大將軍起事丞 相兄弟皆闕謝周侯深喜其

王始人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後汝必當取金印如十
誤蒼生必此人 晉書王衍 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門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否丞相不答人問可為尚書令人不應因云如此非當殺之耳復然然連周侯彼嘗丞相後知
石壁中出人 步里 明秀風姿洋雅山詩目之曰何物老嫗生 客談 此寧馨兒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永樂大典卷三千

九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守於中山藉偽墻修廟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眾謂是神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聲音色人也問其道而處石矣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為石矣物而為火矣襄子曰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謂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問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高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聞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美不為之子夏曰利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矣文侯曰夫子美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也

出人

太平廣記獨孤叔牙今家人及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大冠

鯉魚變人

太平

廣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宅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廳仆於地乃大鯉魚也

白狗變人

人

太平廣記王仲文歸道經水澤見後一白狗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甚可惡俄而仲文死

髑髏變人

契丹志有一土獺逆呵此主持一詞讓在穹廬中覆之以毯人不得見圍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髑髏因

永樂大典卷三千

十

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

因鴈射人

金樓子雜記下篇周君出獵見白鴈為羣周君鼓琴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

龍下車併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目光射人

晉書和士開常言曰琅琊王目光非數射人向者暫對不覺

拔箭射人

五代史李嗣昭攻鎮川兵出九門擊之鎮軍且盡餘二人匿破垣中射中其腦嗣昭顧賊中天盡拔

箭于腦射殺一人運營卒

馬生人

西漢書五行志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樹上生人

酉陽雜俎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合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類笑櫻落

古塚生人

坦齋通編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元魏時菩提寺僧發古塚得一生人自言姓崔名涵見地下發鬼兵唯相棺者得免按周官方相氏入棺以戈擊四

隅歐方良注云同兩也

縱狼齧人

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成縱狼令齧官人殺之建觀而大笑

棄巢窟而依人

續後漢書成公英傳英金成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

注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婿問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攻。當從。遂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者。

飛鳥依人

續世說。唐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

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矜愛。

玄鳥親人

齊丘子化書。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

不畏人。而人不怖之。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

鳥鵲近人

宋蘇東坡集。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

竹柏雜花。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有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聲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則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問里問見之。以為異。重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在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孤狸。鳴為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壯

不如人

左傳。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三不如

永樂大典卷三千

十一

人

遼齊問覽。東坡自言。三不如人。謂着琴。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樹

生支如人

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榜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其髮耳。帝建平三年。十

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哀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山精如人

赤城續志。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抱朴子云。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尾向後。喜來迫人。其名跋。知

而呼之。即當自却耳。

巨石如人

赤城志。黃岩縣岱石。廟山有巨石。數株。登如人形。咸以為神。顯異於此。

豕

生如人

新唐書五行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占為邑有亂。

迴犬似

人

劉子審明篇。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為是。傳彌廣。理逾乖。名猶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

獲。獲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

人魚似人

臨海異物志。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大蛇吞人

南郡新上吳實中有蛇人入山時財為蛇所吞因以
想刀畫蛇腹得出久之方悟自兩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海鶴吞人

指神異苑鶴民國人長三寸海鶴吞之後到土為已
狀鶴以為人吞之而有患後見其不動竟亦不食

劉闢吞人

曾隨類說劉闢初心疾人自外至輒欲
吞之同府在佐時肥碩闢據地而吞

馬乘

人

唐李父公集國馬說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國
馬以彼人乘國馬今皆為乘馬吾未知不謂之馬乘人應夫

獸

窮搏人

正五代薛史後唐符存審傳存審謂李嗣昭曰吾初懼劉
郭據渭河備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歎窮搏人勿謂

無事可聞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枚馬於沙苑劉尹皓知
之保眾退去遂解回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

獒

子咋人

馬明史實錄五代楚高郁沉毅有謀善治軍旅有佐命
功楚王子希聲忌其奢僭請罷其軍乃左遷行軍司馬郁

謂所親曰獒子漸長能咋人矣吾將營
西山而老焉希聲聞之甚怒遂害郁

虎不飽則噬人

漢書

永樂大典卷三千

十二

呂布傳養虎當飽
其肉不飽則噬人

獅子咬人

陸象山語錄先生謂伯敏曰諺云
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上打獅子

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狂則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
以才說與人如何說得若老兄與他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性情與本

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湏是血
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縱馬踏人

朱子語類
道夫言察

院黃公孫用也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
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

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脫過廳舍知錄
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於其說回至軍院則其人冠

儀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

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民
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饒於白鹿某為

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使主張秀才為武
官者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道夫八傑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〇

錄同而畧。今附云。因說劉子澄。時言家世。曰。其在南康時。有一子。弟。於馬路。頂人家小兒。果訊而禁之。子登以爲不然。果因得西歸。凡天下後世。後世。爲憐。獨。探。寡。吾。凡。弟。親。連。而。無。吉。者。也。君。子。之。以。此。止。要。主。張。也。一。乎。人。是。痛。責。之。大。禁。人。不。可。有。偏。倚。處。

以畜獸

比人

沈明遠寓簡桓溫人洛。屬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表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

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散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孺。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婢咬。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主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失色。桓溫狠暴。僧達凉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古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耶。

朱草剖人

齊丘子化書人。皆知菟菴可以剖人。

而不知朱草。

草能叱人

本草常山有草。名神農。置之門上。則能叱人。

枯骨抱

人

賸車志劉先生者。河朔人。居衡岳紫蓋峯下。嘗至上封路。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兀。遂入以避。會民暮。因就寢。夜將半。寤。雨止。月明。透

永樂大典卷三十

十三

穴。照。墻。中。歷。歷。可。見。甃。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生。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因贊。

人義

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

人利

禮記禮運。講信修睦。謂之人利。

人情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淮南鴻烈。解本經。

訓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人患

禮記禮運。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人死復生

王子平拾遺記。員嶠。

山南有移池園。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偌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脣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

人必內重

邵子觀物外篇。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

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生死於道

胡五本和言。人生於道。死於道。人而離道。飲食雖豐。表服雖鮮。車馬雖澤。

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

人本乎祖

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

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漢書用人人

字

容齋五筆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釋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魯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各誌。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粘。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季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喜。王吉傳。人人自利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憂。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符。人人求退是也。

王字作人

書齋夜話老子

云。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愚按。祭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永樂大典卷三千

十四

無人為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老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釋音。謂河上公注。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人。

悶損

人

曾文寶雜類。悶損人。出門逢債主。醉酒喝人。物賤無錢買。大暑逢惡人。與隣人對坐。攪。謂人守著門。局席辦請客不至。不喚自來。

兩

桑謂人

羅汝路史。發揮論太極圖。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桑自具。兩桑之具。

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一。一與人同。所謂側生。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教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桑以謂之人。迨其土復生。兩桑。兩桑復生。則為人人矣。人人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

不求人

王十朋梅溪後集一名。如意牙為指爪。木為身。撓痒工夫似有神。老病不能親把搔。不求人。又却求人。

屈人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蒺一名屈人。詳見前。

桃人杏人

坦齋通編。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

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翻翻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是矣。

梅人

蘇東坡詩曉來
梅子已生人

白瓜人

食用本草白瓜今味甘平寒無毒主令人
體澤好顏色益氣不飢久服輕身耐老主

除煩滿不樂。久服寒中可作面脂。今面悅澤。紹興校定。白瓜子。即冬瓜人
也。本經已具性味主治。但世人多以研取計與蜜同煎。全如芫果。作湯唯

止煩解渴。餘無功矣。非甜瓜子
也。當云味甘微寒無毒為定。

薏苡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薏苡
人。味其微寒無毒。主筋急

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
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主

郁李人

經史證類
備急本草

郁李人。味酸。平。無毒。主大腹水腫。
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不通。

桃核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桃
核人。味苦甘平。無毒。主

瘀血。血閉。殺邪氣。殺小蟲。止欬。逆。止氣。消心下堅。除卒
暴。擊血。破癥瘕。通月水。止痛。七月採。取人陰乾。以瓦

杏核人

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杏核人。味甘苦溫。冷利。有毒。主欬逆。上氣。雷鳴。痺。下氣。注
乳。全瘡。寒心。貞。勝。驚。胸。心下煩熱。風氣去。木時。行頭痛。解肌。消心下急。後

狗毒。五月採之。其兩人
殺人。可以毒狗。小

李核人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李核人。味苦
平。無毒。主僵仆。踏瘀。血。骨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翟崇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天祚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